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19.06.2018244

马红涛,楼嘉军,刘润.中国城市居民休闲消费能力时空差异演变分析.世界地理研究,2019,28(6):145-155

MA H, LOU J, LIU R. Analysis on the evolution of spatio-temporal differences of leisure consumption ability of urban residents in China. World Regional Studies, 2019, 28(6):145-155

中国城市居民休闲消费能力时空差异演变分析

马红涛¹,楼嘉军¹,刘润²

(1.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上海 20062; 2.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海 201620)

摘要:基于2003—2015年全国31个省会城市、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综合指数评价模型和泰尔指数方法,分析城市居民休闲消费能力的区域差异特征和时空演变规律,研究发现:第一,我国城市居民休闲消费能力呈现由“东高西低”的梯度分布特征,高水平类型主要分布在“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地区,而较高水平逐渐由东部向中、西部扩展。第二,2003—2015年城市居民休闲消费能力区域差异表现为先变化不大后迅速收敛的变动过程,其中休闲消费环境差异较大而收敛明显,休闲消费潜力差异较小,交通通讯支出和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区域差异明显。第三,从三大区域的内部差异看,东部城市居民休闲消费能力差异最大,但收敛趋势明显;中部差距最小,经历了“U型”的发展过程;西部差异居中,呈现“倒U型”的发展历程。第四,郑州、长沙和武汉等作为“中原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中心城市,休闲产业发展迅速,居民休闲消费能力快速提高,将逐步进入较高水平和高水平类型城市行列。

关键词:休闲消费;泰尔指数;空间格局;区域差异;演变特征;城市居民

0 引言

休闲消费是居民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调整产业结构,拉动经济增长,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载体。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休闲消费则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载体和途径。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城市居民休闲消费需求旺盛,已表现出“三三制”特征,即居民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休闲,居民三分之二的收入用于休闲,城市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用于休闲^[1]。如何培育休闲消费热点,提高居民休闲消费能力,满足居民休闲消费的需求,成为了关乎居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的重要议题。因此,发展休闲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加快和谐社会和“健康中国”建设进程的重要途径。

休闲消费指的是人们在闲暇时间进行的休闲产品和服务的消费活动^[2]。目前国内外有关休闲消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休闲消费的内涵。凡勃伦是最早对休闲消费

收稿日期:2018-06-08; 修订日期:2018-08-1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17YJC630088)。

作者简介:马红涛(1988-),男,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都市旅游和城市休闲, E-mail:983221109@qq.com。

通讯作者:楼嘉军(1957-)男,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城市休闲和主题公园, E-mail:jjlou@tour.ecnu.edu.cn。

进行阐述的学者,他认为炫耀消费是有闲阶级博取荣耀的一种手段^[3]。罗伯特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休闲消费与其他商品消费没有本质的区别,遵循一般消费的消费者行为规范^[4]。二是休闲消费影响因素。学者普遍认为闲暇时间是影响居民休闲消费的重要因素^[5-8],恩格尔系数下降是休闲消费结构升级的基础^[9],家庭休闲消费取决于家庭的可支配收入^[10]。同时,针对特殊群体的休闲消费影响因素,学者们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如亨特发现社会结构(休闲同伴)对儿童的休闲消费影响十分显著^[11],焦虑群体的休闲消费行为更易受文化因素的影响等^[12]。三是休闲消费效用研究。贝克尔发现只有将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进行最佳配置时,才能获得最大的休闲效用,达到休闲消费的帕累托最优状态^[13]。休闲消费有成为居民共同的消费价值观的潜质^[14],对社会福利的长期均衡和最优增长率具有显著影响^[15],在所有的消费结构中仅有休闲消费与幸福呈显著相关^[16]。同时,休闲消费对促进经济增长^[17,18]和增加就业^[19]具有显著影响。四是消费测度和区域差异问题。阿塔纳西奥等研究了美国1980—2010年间收入、消费和休闲不平等的演变和分布,发现三种代表美国幸福程度的指标不平衡性在不断加剧^[20]。由于我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我国的旅游消费^[21]、能源消费^[22]、文化消费^[23]和医疗保健品消费^[24]等区域差异明显,如我国休闲消费从空间上表现出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向西部内陆欠发达地区递减的规律。影响消费区域差异的因素有收入、消费习惯、价格指数、社会保障和风险预期等^[25]。

综上所述,目前有关居民休闲消费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休闲消费的内涵解读、效用探讨和影响因素分析上,研究视角多集中于微观层面,研究方法以经济学和社会学为主。由于政策、地理和历史因素,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出“东高西低”的梯度特征,而区域发展过程中城市居民休闲消费能力和消费质量的变动并未获得足够的关注。因此,本研究从消费经济学和地理学角度出发,运用统计计量和空间数据方法,选取2003—2015年全国3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休闲消费能力的空间特征,探索休闲消费能力区域差异的演变规律,剖析影响休闲消费能力区域差异演变的因素,以期理清区域休闲消费供给和休闲消费需求的特征,制定差异化的休闲消费提升路径,为提升居民休闲消费质量和生活满意度提供参考。

1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

首先分析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城市居民休闲消费能力的差异,其次是分析东、中、西部区域内部城市居民休闲消费能力的差异。因此,选取我国具有代表性的、各类统计指标比较健全规范的31个城市(包括27个省会城市和4个直辖市)为研究样本,并采用目前普遍接受的、具有较强现实意义的方法将31个城市划分为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单元,其中东部城市11个、中部城市8个、西部城市12个(表1)。

表1 31个主要城市一览表

Tab.1 The list of 31 major cities selected in this study

区域	城市
东部区域(11个)	北京、天津、石家庄、沈阳、上海、南京、杭州、福州、济南、广州、海口
中部区域(8个)	太原、长春、哈尔滨、合肥、南昌、郑州、武汉、长沙
西部区域(12个)	呼和浩特、南宁、重庆、成都、贵阳、昆明、西安、兰州、西宁、银川、乌鲁木齐、拉萨

选取 2003—2015 年作为研究时间阶段，主要原因有三点：第一，当一座城市的人均 GDP 达到 3000~5000 美元的阶段以后，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功能、经济结构和居民生活方式均表现出休闲化的特征^[26]，居民的休闲消费需求旺盛，休闲消费所占比重快速提高。2003 年，上海、北京和广州的人均 GDP 达到了 5000 美元左右，杭州、南京、武汉、济南和沈阳等城市的人均 GDP 达到了 3000 美元左右，这些城市居民的休闲消费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第二，这段时期，随着杭州“2006 年世界休闲博览会”申报成功和成都“休闲之都”建设的推进，中国城市的休闲产业发展和休闲基础设施建设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居民休闲消费需求开始释放。第三，2003 年以来的相关统计数据较为完整，可获得性较强。

数据主要来源于 2004—2016 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 31 个城市所在省、市的统计年鉴、统计公报等。所有数据城市间统计口径一致，个别缺失数据采用移动平均法进行插补。

1.2 指标体系

休闲消费不仅受制于居民需求、购买能力和闲暇时间等因素，还受到消费的宏观环境、地区休闲产品供给和消费结构等因素影响。基于对休闲消费内涵的理解，研究借鉴楼嘉军等已有的研究成果来衡量居民休闲消费能力^①。由于近年来多数城市不再统计居民出游率，而人均教育娱乐服务消费支出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居民的旅游消费情况，遂将居民出游率从原指标体系中剔除。因此，本研究听取了旅游学、社会学和心理学专家意见后，从休闲消费

表 2 休闲消费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Tab.2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leisure consumption ability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变量	权重	标准	
休闲消费环境 (LCE)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X ₁	a ₁	正向	
	人均生产总值/元	X ₂	a ₂	正向	
	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	X ₃	a ₃	正向	
	恩格尔系数/%	X ₄	a ₄	负向	
休闲消费潜力 (LCP)	消费价格指数/(以上一年为%)	X ₅	a ₅	负向	
休闲消费结构 (LCS)	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X ₆	a ₆	正向	
	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元	X ₇	a ₇	正向	
	人均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元	X ₈	a ₈	正向	
	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元	X ₉	a ₉	正向	
	人均交通通信消费支出/元	X ₁₀	a ₁₀	正向	
	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消费支出/元	X ₁₁	a ₁₁	正向	
	每百户城市居民家庭年末彩色电视机拥有量/台	X ₁₂	a ₁₂	正向	
	每百户城市居民家庭年末家用电脑拥有量/台	X ₁₃	a ₁₃	正向	

环境、休闲消费潜力和休闲消费结构 3 个方面，共选取 13 个指标构成了城市居民休闲消费综合评级指标体系(表 2)。其中，恩格尔系数和消费价格指数为负向指标，即指标数值越大，休闲消费指数越低；其他均为正向指标，含义为指标数值越大，休闲消费指数越高。

1.3 研究方法

首先采用变异系数法和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分别测量 31 个城市休闲消费的相对差异程度，即休闲消费能力。然后采用自然断点法直观反映休闲消费能力的区域差异和差异的演变趋势。最后运用泰尔指数具体衡量 2003—2015 年休闲消费能力的区域差异。目前有关测度区域差异的方法有基尼系数、Moran's I 和泰尔指数等，其中泰尔指数具有良好的空间分

①楼嘉军，马红涛，刘润. 中国城市居民休闲消费能力测度. 城市问题, 2015(3):86-93.

解性,不仅能很好的衡量总差距,还能精准的衡量组内差距和组间差距,以及对整体差异的贡献度。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T = \frac{1}{n} \sum_{i=1}^n \frac{y_i}{\bar{y}} \log \left(\frac{y_i}{\bar{y}} \right) (i=1,2,3; n=3) \quad (1)$$

式中, T 为泰尔指数,用来测度休闲消费能力区域总体差异, n 表示区域个数, y_i 表示*i*区域城市休闲消费能力值, $\bar{y}$ 表示我国城市休闲消费能力的平均值。

利用泰尔指数的可分解性分析各区域内部差异、区域间差异,分解计算公式如下:

$$T_B = \sum_{k=1}^k y_k \ln \frac{y_k}{n_k/31} \quad (2)$$

$$T_W = \sum_{k=1}^k y_k \left(\sum_{i \in g_k} \frac{y_i}{y_k} \ln \frac{y_i/y_k}{1/31} \right) \quad (3)$$

$$T = T_B + T_W \quad (4)$$

式中, T_B 表示区域间差异, y_k 表示*k*区域城市休闲消费能力值占全国城市休闲消费能力值的比重, n_k 表示*k*区域城市个数(11、8和12)。式(3)中, T_W 表示区域内差异, n 表示区域个数, k 表示*k*区域, y_i 表示*i*城市休闲消费能力值占*k*区域城市休闲消费能力值的比重。

2 城市居民休闲消费能力时空演变分析

为了更好的了解中国城市居民休闲消费能力的时空演变特征,利用自然断点分级法将31个城市所在省、市的休闲消费能力划分为高水平、较高水平、较低水平和低水平四种类型,并选取2003、2007、2011和2015年为研究截面进行分析(表3)。

具体来看,休闲消费能力高水平类型的城市主要分布在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数量由2003年的3个(北京、上海、广州)增加到了2015年的7个(北京、上海、广州、杭州、南京、天津和长沙),空间上由东部沿海向内陆延伸,范围由东部的北上广三个一线城市扩展到杭州、南京、天津和长沙等经济发达的新一线城市,中部城市长沙首次进入高水平类型行列。这些区域的城市的休闲基础设施较为完善,休闲产业较为发达,休闲环境较好,居民具有较强的休闲动机和较高的休闲支付能力,休闲消费能力较高。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以及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东部高水平类型城市居民的休闲消费能力发展和保持将面临着一定的阻力。今后,该类型城市应充分发挥政府主导功能,创新休闲产业模式,并结合高新技术,大力发展以文化、娱乐、餐饮和旅游等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创新休闲消费产品和服务,进一步释放居民的休闲消费潜力,调动休闲消费热情,提升居民休闲消费水平。

休闲消费能力较高水平类型的城市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逐渐扩展。2015年与2003年比,居民休闲消费能力较高水平类型的城市数量无明显变化,但是随着杭州、南京、天津和长沙等城市进入高水平行列,郑州、哈尔滨和呼和浩特等中、西部城市休闲消费能力由较低水平进入了较高水平类型的行列,空间上从东部沿海地区城市扩展到包含东北三省和包括西安、郑州在内的中部地区。2015年居民休闲消费能力较高水平类型的城市有重庆、呼和浩特、成都和西安4个西部城市,武汉、长春、哈尔滨和郑州4个中部城市,以及沈阳、济南和福州3个东部城市。2004年,中央正式启动“东北振兴”战略,东部地区老工业基地产业正向高端制造业和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类型调整和改造^[27],东北地区的服务业比重和增加值均

表3 中国城市居民休闲消费能力空间演变

Tab.3 The spatial evolution of leisure consumption ability of urban residents in China

年份	2003	2007	2011	2015
低水平	中部:南昌 西部:西宁、银川、兰州、拉萨	西部:西宁、拉萨、兰州	东部:海口 西部:西宁、拉萨、兰州、乌鲁木齐、贵阳	东部:海口、石家庄 中部:太原、南昌 西部:拉萨、兰州、西宁
较低水平	东部:海口、石家庄 中部:合肥、哈尔滨、长春、太原、郑州 西部:贵阳、呼和浩特、乌鲁木齐、昆明、西安、南宁	东部:海口 中部:南昌、哈尔滨、合肥、长春、郑州 西部:昆明、乌鲁木齐、银川、贵阳、南宁、西安	东部:石家庄 中部:太原、南昌、郑州、哈尔滨 西部:银川、昆明、南宁	东部:海口 中部:合肥、郑州、哈尔滨、长春 西部:银川、南宁、昆明、贵阳、乌鲁木齐、西安
较高水平	东部:沈阳、福州、南京、天津、济南、杭州 中部:武汉、长沙 西部:重庆、成都	东部:石家庄、福州、沈阳 中部:武汉、太原、长沙 西部:呼和浩特、重庆、成都	东部:福州 中部:合肥、长春、武汉 西部:西安、重庆、呼和浩特	东部:济南、沈阳、天津、南京、杭州 中部:武汉、长沙 西部:成都、呼和浩特、重庆
高水平	东部:北京、上海、广州	东部:济南、天津、南京、杭州、广州、北京、上海	东部:济南、沈阳、天津、杭州、南京、北京、广州、上海 中部:长沙 西部:成都	东部:广州、上海、北京

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与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城市70%左右的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仍有较大的差距。伴随着2016年“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的全面启动,沈阳、哈尔滨和长春东北地区核心城市应把握机遇,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优先发展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第三产业和现代制造业,进一步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改善休闲消费环境,丰富休闲消费产品体系,培育居民休闲消费能力。随着以郑州为核心的“中原城市群”建设的推进和“武汉都市圈”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中部城市居民的休闲消费潜力将进一步得到释放,经过10-20年的发展,郑州、武汉等中部战略中心城市有望步入休闲消费能力高水平类型城市的行列。

休闲消费能力较低水平类型城市主要位于中西部地区,但数量有所减少,由2003年的13个(南宁、西安、石家庄、郑州、太原、长春、昆明、乌鲁木齐、哈尔滨、呼和浩特、贵阳、合肥、海口)减少到2015年的10个(乌鲁木齐、贵阳、昆明、合肥、南宁、银川、石家庄、南昌、海口和西宁)。这些城市所在区域的城市受限于区位条件,经济发展起步较晚,居民的休闲消费能力较弱;休闲产业较为薄弱,休闲供给能力不足,居民的休闲选择受到一定的限制。需要注意的是东部地区的海口和石家庄两市的休闲消费能力处于较低水平,但是,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推进,海口和石家庄的居民休闲消费能力将得到快速提升。今后,这些区域城市要充分利用政策优势和自身比较优势,加快城市休闲化建设进程,完善城市休闲基础设施,打造城市休闲经济发展新引擎,培育有地方特色的休闲产业,激发居民休闲消费动能,提高居民休闲消费满意度。

休闲消费能力低水平类型城市主要位于西部地区,数量呈现先缓慢增加后迅速减少的趋势,2003年、2007年、2011年和2015年的数量分别为5、7、10和3个。受限于自然环境和历史原因的影响,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起步较晚,城市休闲化建设较为落后,存在着休闲供给不足、休闲产业效率低下和居民休闲能力水平较低等问题。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城市经济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城市基础设施(如高铁等)不断完善,居民的休闲消费能力快速提高,从休闲消费能力得分上来看,西部与中东部地区的差距有了一定的缩小。今后,拉萨、兰州和西宁等休闲消费能力长期处于最后行列的城市,切忌盲目跟风进行大规模的休闲基础设施建设和休闲产品开发,而应发挥自身特点,建设富有地方特色的休闲消费产业。

3 休闲消费能力区域差异分析

3.1 总体区域差异演变分析

泰尔指数的计算结果反映了我国东、中、西部城市休闲消费能力的整体差异,如表4所示。整体来看,2003—2015年我国城市休闲消费能力区域差异变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3—2008年,休闲消费区域差异变化不大,泰尔指数在0.00785—0.00867。第二阶段是2009—2015年,休闲消费区域差距迅速缩小,泰尔指数从0.00738下降到0.00425,缩小了42.4%。

运用相同的方法可以计算出我国城市休闲消费能力三大分项指标的泰尔系数值,见图1。总体来看,2003—2015年三大分项

指标中休闲消费环境和休闲消费结构的泰尔指数值有所下降,但差异的大小以及下降的趋势和幅度各不相同。休闲消费环境的区域差异最大,下降幅度也最大;休闲消费结构的区域差异次之,在2009年后明显下降;而休闲消费潜力的区域差异最小,且变化不大。

泰尔指数计算结果表明(图1),2003—2015年我国城市休闲消费环境区域差异最为明显,呈不断缩小的趋势,泰尔指数值由2003年的0.01809下降至2015年的0.00937,下降了48.2%,下降值最大。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自然条件各异,各省的城市宏观经济发展程度相差很大,制约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因此,21世纪以来国家一直重视促进经济整体快速腾飞、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特别是近几年,虽然各区域的经济总量在不断增加,但其增长速度却出现了大幅波动。从2017年各省GDP增速看,GDP增速排名前五位的省份均来自西部,分别是贵州、西藏、云南、重庆和江西,西部省份GDP增速持续领先全国^②。中西部地区有安徽、福建和河南等省份增速前十名,而东部地区省份GDP增速排名最高的浙江(7.8%)仅列第13位。经济增速呈现“西快东慢”的特点,区域经济差异呈不断缩小的趋势,城市居民的休闲消费环境区域差距也不断收敛。

2003—2015年我国城市居民休闲消费结构区域差异与休闲消费能力区域差异的趋势较

表4 2003—2015年我国城市居民休闲消费能力泰尔指数

Tab.4 The Thiel index of leisure consumption ability of urban residents in China from 2003 to 2015

年份	泰尔指数	年份	泰尔指数
2003年	0.00837	2010年	0.00660
2004年	0.00792	2011年	0.00603
2005年	0.00785	2012年	0.00529
2006年	0.00791	2013年	0.00550
2007年	0.00867	2014年	0.00479
2008年	0.00804	2015年	0.00425
2009年	0.00738		

②数据来源:新浪财经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8-01-31/doc-ifyreuzn0413123.shtml>, 2018-05-15.

为接近,表现为先较为平稳、2009年开始迅速缩小。休闲消费结构最直接地反映了居民实际休闲消费基本现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均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医疗保健消费支出、交通通信消费支出、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消费支出等指标,尽管这些家庭消费支出项目也包含了非休闲消费的商品和服务,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衡量居民休闲消费情况;二是每百户城市居民家庭年末彩色电视机拥有量和家用电脑拥有量指标,反映了居民进行居家休闲的基本情况。统计数据显示,交通通讯消费支出和教育文化娱乐支出是影响我国东、中、西部城市休闲消费结构的差异主要因素。需要注意的是,随着移动互联网迅速发展,由于网络休闲时空限制较小,且内容丰富(如网上看视频、手游、网购、聊天和阅读等),网络休闲是人们重要的休闲方式^[28]。由于东部地区城市居民观念较为开放,比较容易接触和接受新的休闲方式,其用于网络休闲的消费支出即通讯费用(流量费、会员费、购买游戏装备费用等)相应较高。具体表现为,2015年东部地区的北京、上海、杭州和广州等城市交通通讯消费支出均超过了4000元,而西部地区的兰州和拉萨等城市则不足20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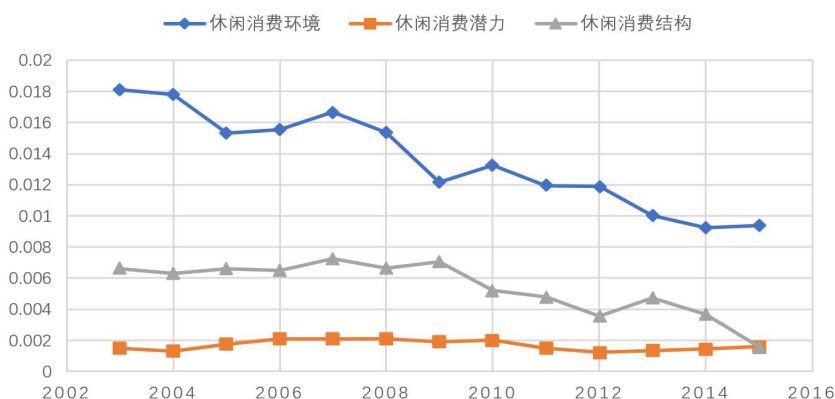


图1 2003—2015年我国城市休闲消费能力三大分项指标的泰尔指数

Fig.1 Thiel index of China's urban leisure consumption ability in three major sub-indicators from 2003 to 2015

我国城市居民休闲消费潜力区域差异相对较小,且呈现震荡中略微缩小的趋势。休闲消费潜力反映的是居民进行休闲消费的可能性,是休闲消费能力的支撑,主要包含了体现城市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指标,如消费价格指数、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等。其中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休闲消费的基础和前提。因此,提高居民的休闲消费潜力,必须重点关注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从统计结果看,2003年,东部地区的上海、北京、和杭州等城市的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在14000元左右,中部地区的郑州、武汉和长沙等城市在8000~1000元之间浮动,而西部地区西宁、兰州和银川等地的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在7000元左右,相差近一半;2015年,东部地区上海、北京、广州、杭州和南京的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均超过了46000元,中部的武汉、长沙等地分别达到了36000元和39000元,西部地区的西宁、拉萨、银川和兰州等地的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均2700元左右。可以看出近年来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与东部地区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呈不断缩小的趋势。同时,近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定一系列的相关政策,努力使中西部地区成为扩大内需的主战场,居民的休闲消费能力迅速提高。

3.2 东、中、西部区域内差异演变分析

由于区位条件和经济发展因素的影响,我国城市的居民休闲消费能力呈现“东高西低”

的阶梯状分布特征,东、中、西部间休闲消费能力区域差异明显,但呈现逐渐缩小的趋势。同时,东、中、西部区域内部城市间的休闲消费能力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利用泰尔指数的可分解性,研究东、中、西部区域内城市间的休闲消费能力差异(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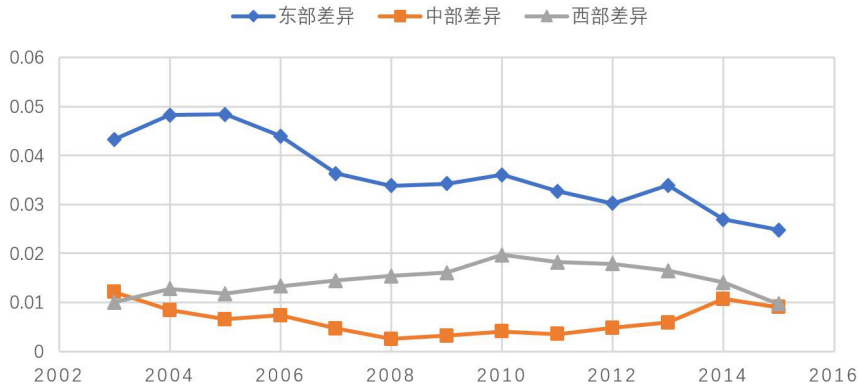


图2 2003—2015年中国城市居民休闲消费能力区域内差异

Fig.2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China's urban leisure consumption ability between 2003 and 2015

从纵向对比看:第一,2003—2015年东部地区内部城市休闲消费能力差异大幅度缩小,降幅高达43%,东部城市中杭州、南京和天津等城市经过10余年的发展,居民收入进一步提高,城市休闲基础设施更加完善,居民的休闲意识和休闲动机不断增强,休闲消费能力与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差距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缩小。第二,中部地区内部的城市之间的休闲消费能力差异经历了由大变小再变大的“U型”过程,2003—2008年中部城市休闲消费能力差异值由0.0121下降至0.0025,2009—2015年差异值又缓慢回升至0.0090。2004年,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中部地区城市的休闲基础设施有了较大的完善,休闲产业发展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居民的休闲消费能力显著提升,区域内城市间差异呈现缩小的趋势。但是,近年来随着《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和《中原城市群发展规划》等的批复和实施,武汉、长沙和郑州等确定为区域都市圈中心节点城市或国家中心城市,3个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相对较快,导致中部城市间休闲消费能力差异略有扩大。第三,2003—2015年西部地区内部城市之间休闲消费能力差异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成都作为西南部中心城市,自然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深厚,生活氛围安逸,城市休闲化进程明显快于西部其他城市,城市的休闲影响力进一步扩大,西部地区其他城市居民休闲消费能力与成都的差距不断拉大^[29]。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口支援少数民族政策的实施力度的不断加大,拉萨、西宁和乌鲁木齐等城市的经济社会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果,居民休闲消费能力与西部其他城市的差异呈不断缩小的趋势。

从三大区域横向对比看,2003—2015年东部地区的内部差异一直最大,海口、石家庄和福州等东部城市居民的休闲消费能力与东部区域内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城市存在着交大的差距;西部地区差异次之,但与中部地区之间的差异有缩小的趋势;中部地区差异一直最小,但由于差异缩小的速度较慢,与东、西部差异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

综合上述分析,东部地区城市居民休闲消费能力的内部差异最大同时下降幅度也最大,中部地区城市居民休闲消费能力的内部差异最小但经历了“U型”的发展趋势,西部城市居民休闲消费能力的内部差异居中且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运用计量经济学和空间地理学方法对我国城市居民休闲消费能力时空演变特征进行定量分析,探索东、中、西部区域间和区域内城市居民休闲消费能力差异的变化趋势,发现:

第一,我国城市休闲消费能力呈现出“东高西低”的阶梯状特征,但差异呈现不断缩小的趋势。高水平类型城市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的“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地区,较高水平类型城市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扩展,而西部地区主要为低水平和较低水平类型。2003—2015年城市休闲消费能力排名前5的城市被东部城市包揽,但排名上升幅度最大的城市则多为中西部城市,如武汉、西安、南昌、呼和浩特等。郑州、长沙和武汉等休闲产业发展迅速,居民休闲消费能力快速提高,将逐步进入较高水平和高水平类型城市行列。

第二,中国城市休闲消费能力区域差异呈现逐渐收敛的趋势。从系统层指标看,2003—2015年三大分项指标的泰尔指数值均有所下降,但差异的大小以及下降的趋势和幅度各不相同。休闲消费环境的区域差异最大,总体呈现不断缩小的趋势;休闲消费结构区域差异呈现出先较为平稳后迅速缩小的变化趋势,且缩小的比例最大,差异主要表现在区域城市居民的交通通讯支出和教育文化娱乐支出上;休闲消费潜力区域差异最小,其总体呈现震荡中缩小的趋势,下降幅度在分项指标中最小。

第三,从三大区域的内部差异看,东部地区城市居民休闲消费能力的内部差异最大同时收敛的速度最快,其内部发展的差异性一直保持较高水平;中部地区城市居民休闲消费能力的内部差异最小但经历了“U型”的发展趋势;西部城市居民休闲消费能力的内部差异居中且呈现先增大后缩小的趋势。

4.2 建议

第一,重视休闲消费的价值,将休闲消费视为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的重要载体。休闲消费不仅是居民消费结构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是推动经济发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的重要载体。近年来,我国相继出台了“六大消费工程”和“十大扩消费行动”等政策措施,居民的消费持续扩大升级,尤其是旅游、文化和体育等休闲消费持续增长,结构不断升级,品质不断提高。

第二,顺应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休闲消费能力从非均衡到协调发展过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整体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从东部沿海地区到中西部内陆地区、从个别先进城市到周边城市逐渐推进的过程,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建立在城市经济、休闲经济基础上的休闲消费必然也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应秉持客观、辩证的态度看待这一问题时,过大的区域不平衡必然会导致冲突,而适度的区域不平衡则能形成竞相发展的局面,增加活力。我国城市休闲消费能力已经形成了非均衡发展的局面,东部沿海城市是休闲消费发展的排头兵,中西部地区的一些城市迅速崛起,居民休闲消费能力显著提高。当前的任务是把我国城市居民休闲消费能力的区域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实现各区域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而这条从“非均衡到均衡发展”比初期“非均衡发展”的道路要更为复杂。

第三,明确不同区域、城市休闲消费发展的重点,寻求与之相适应的休闲消费能力提升路径。中国休闲消费发展一定要坚持统筹规划引领,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推进跨区域资源要素整合,优化空间结构,促进区域系统发展。其中,东部地区从发展程度

看已经开始从非均衡发展到较均衡发展转化,区域内的差距大幅度缩小,未来要进一步向均衡发展靠拢。因此,东部地区休闲消费促进的重点在于深入推进区域发展整体战略、完善跨区域的合作、均衡休闲产业和休闲设施的布局。中、西部地区从发展程度看仍处于欠发达、非均衡发展阶段,区域内的差距仍在小幅扩大,近期的趋势仍会以非均衡发展为主。中西部地区休闲消费促进的重点在于加快改善交通、通讯等休闲基础设施,提高休闲资源的利用和配置效率,在基础好的城市重点发展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现代服务业,培育形成新的增长极,在远期推动休闲经济布局更加合理、区域休闲消费更加协调。

参考文献:

- [1] 楼嘉军. 休闲产业初探. 旅游科学, 2003(02):13-16.
- [2] 申广斯, 杨振之. 中国城镇居民休闲消费变迁及影响因素研究.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56(02):44-50.
- [3] 凡勃伦. 有闲阶级论. 蔡受白,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68-69.
- [4] Robert G. Houston, Dennis P. Wilson. Income, leisure and proficiency: an economic study of football performance.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 2002, 9(14):939-943.
- [5] Ken Roberts .Leisure inequalities, class divisions and social exclusion in present day Britain . Culture Trend, 2004(13): 57-71.
- [6] 潘建伟, 赵娴, 史家宁. 居民休闲消费影响因素及对策. 商业研究, 2009(10):16-19.
- [7] 赵春燕. 城市居民休闲消费制约因素与提升策略——以贵州省贵阳市为例. 改革与战略, 2015(12):50-53.
- [8] 杨勇. 我国城镇居民休闲消费行为地区差异性分析.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七届学术年会议集:经济. 管理学科卷, 2009:247-257.
- [9] 郭鲁芳. 中国休闲消费结构:实证分析与优化对策.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 36(9):122-130.
- [10] Chiuri M C. Individual decisions and household demand for consumption and leisure. Research in Economics, 2000, 54(3):277-324.
- [11] Hunter Jones P. Changing family structures and childhood socialisation: a study of leisure consumption. Journal of Marketing Management, 2014, 30(15-16):1533-1553.
- [12] Glorieux I, Laurijssen I, Minnen J, et al. In Search of the Harried Leisure Clas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Time-Use Surveys and Patterns of Leisure Time Consumption. Journal of Consumer Policy, 2010, 33(2):163-181.
- [13] Becker G S. A Theory of the Allocation of Time. Economic Journal, 1965, 75(299):493-517.
- [14] Johnson A J. 'It's more than a shopping trip': leisure and consumption in a farmers' market. Annals of Leisure Research, 2013, 16(4):315-331.
- [15] Duernecker, G. To begrudge or not to begrudge: consumption and leisure externalities revisited.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 2008, 15(4): 245-252.
- [16] Deleire T, Kalil A. Does consumption buy happiness? 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2010, 57(2):163-176.
- [17] 卿前龙, 吴必虎. 闲暇时间约束下的休闲消费及其增长——兼论休闲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31(05):89-94+99.
- [18] 申广斯. 我国居民休闲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实证分析. 统计与决策, 2013, (22):130-133.
- [19] 申广斯, 杨振之. 我国居民休闲消费对就业的拉动效应分析.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41(02):80-86.
- [20] Attanasio O, Hurst E, Pistaferri L. The Evolution of Income, Consumption, and Leisure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80-2010.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Inc, 2014.
- [21] 徐凯, 房艳刚, 李悦铮. 环渤海地区国内游客旅游消费空间演变. 经济地理, 2016, 36(10):207-215.
- [22] 张晓平.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能源消费的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5(02):38-41.
- [23] 胡乃武, 田子方. 我国文化消费及其区域差异. 经济问题, 2015(07):1-6.

- [24] 赵振然. 我国农村居民医疗保健消费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研究. 消费经济, 2014, 30(03):24-29.
- [25] 田青, 马健, 高铁梅. 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分析. 管理世界, 2008(07):27-33.
- [26] 楼嘉军, 李丽梅, 许鹏. 上海城市休闲化协调发展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03):95-101+170.
- [27] 宋立瑛. 论新兴工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在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中的战略意义. 东北亚论坛, 2006(06):37-41.
- [28] 马红涛. 上海市民休闲方式比较研究(2004-2014).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2015:107-108.
- [29] 楼嘉军, 李丽梅. 成都城市休闲化演变过程及其影响因素. 旅游科学, 2017, 31(01):12-27.

Analysis on the evolution of spatio-temporal differences of leisure consumption ability of urban residents in China

MA Hongtao¹, LOU Jiajun¹, LIU Run²

(1. Faculty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2. Shangha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cience, Shanghai 20160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1 Metropolises from 2003 to 2015,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evaluation model and Theil index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eisure consumption ability and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evolution of leisure consumpt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Firstly, the leisure consumption ability of Chinese urban residents presents a gradient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high in the east and low in the west". The Highest-Level types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Beijing-Tianjin" regions, while the higher levels gradually expand from the East to the Central and West Region. Secondly,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leisure consumption ability of urban residents showed a rapid change after a slight change. There is little difference in leisure consumption potential, and the expenditures of Transportation & Communication and Education, Cultural & Entertainment have significant regional differences. Thirdly,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l differences among the three regions, the eastern urban residents have the largest difference in leisure consumption ability, but the convergence trend is obvious. The central region has the smallest gap, which has experience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U-shaped". The difference in the west lies in the middle, presenting the development course of "inverted U". Fourthly, Zhengzhou, Changsha and Wuhan, which are the key cities of Central Plains City Group and Middle Yangtze River have developed rapidly, and the residents' leisure consumption ability has rapidly increased and will gradually enter the ranks of highest-level and higher-level cities.

Key words: leisure consumption; Theil index; spatial pattern; regional differences; evolution; urban residents